

《思想的苇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思想的苇草》

13位ISBN编号：9787303157976

10位ISBN编号：7303157972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何兆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1出版)

作者：何兆武

页数：23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思想的苇草》

前言

十年以前，我曾经应三联书店之邀，把过去一些零星的文字集为一个小册子，题为《苇草集》出版。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又邀我再把近几年的短文集为一个小册子。因为自己生性疏懒，每每事过之后，无论刊登与否，就随手弃掷，从没有过完整保留下来的习惯，所以，这次也是将一些能寻觅到的旧作收集整理成一本小书，遂题名为《思想的苇草：历史与人生的叩问》。本书所收文字大多是一时的随笔，并非什么长期积累的成熟结论。事后自己再次看过也每每觉得难以为情。有时候，就以如下的想法聊以自嘲：人的思想总是由零零碎碎的感触长期积累而逐步形成的，没有夹生的，自然也就不会有成熟的。所以，这一点也可以成为不成熟的思想也应该容许其存在的理由吧。一切成熟的东西总是从不成熟的状态之中生长出来的。思想总是不断在变化、在更新的，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是一旦出现就成为永世不变的定论。一切思想理论都是在初级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的。伟大的人物如马克思，其思想是在19世纪下半叶定型的，迄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了。假如他仍然活在今天，他会全盘认同自己一个多世纪之前的那些思想和论点，而一点都不加以改变吗？我们每个人老年时的思想和自己青年时会全然一样吗？历史是不断在演变着的，历史上所形成的任何思想也都是在不断演变着的。世界上没有永世不变的金科玉律。或者说，世上唯一永恒不变的金科玉律，就只是世界上没有永恒的金科玉律。原始可笑的思想也并非全无价值。没有幼稚的蓓蕾，又怎么可能有繁花似锦的满园春色呢？作为一个耄耋老人，回想自己青年时的种种思想和向往，不免感到幼稚可笑而汗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其实，就在我此次重温自己以前的文字时，也每每不免感到某种尴尬，难以为情。但是不以自己真实的思想面貌示人，又怎么可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帮助和纠正，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提高呢？我希望尽可能如实地写出自己的思想和感受，从而尽可能地得到读者的反响和批评。是为序。

何兆武 2009年初秋于北京清华园

《思想的苇草》

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何兆武先生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关于历史、哲学和文化等方面的学术随笔，大多围绕“传统社会如何走向现代社会”的主题而展开，共分为联大师友杂记、从思想史到历史哲学、思想的苇草、历史坐标的定位、关于“清华学派”、也谈学衡派，作者具有士人风骨，睿智深沉，颇多历史的深刻洞察，读来给人启发很多。

《思想的苇草》

作者简介

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西南联大的那些事》等，口述《上学记》等。

书籍目录

学术道路

自述

联大师友杂记

从思想史到历史哲学

思想的苇草

历史坐标的定位

师友杂记

关于“清华学派”

也谈学衡派

与陈寅恪先生相关的两件事

历史学家的浪漫：纪念雷海宗先生

回忆吴雨僧师片断

有关张奚若先生

有关傅斯年先生二三事

也谈顾颉刚先生(兼谈谢国桢先生)

怀念王浩

记吕荧

书边杂记

《寒柳堂诗》：衰翁与姘女

读曹汝霖回忆录

笔记与野史

观历代帝王庙有感

说“刘项原来不读书”

滚泥巴、书生、大红门

杂忆北京师大附中

原子、历史、伦理：读《费米传》书后

重提一个老问题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

中学、西学与近代化

关于诺贝尔奖情结

问答通讯

与席文教授的通信

致孙开太同志书

与方光华先生的通信

与侯旭东先生的通信

谈理解历史

《上学记》之后

《思想的苇草》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但因为它又是从自然界异化出来的那一部分；就此而言，它就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史，它也不再单纯地仅只受自然的规律所支配，它既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成分，又复有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成分（不然，所谓什么努力与决心等，便全无意义了）。历史归根到底乃是人的有意识的、有意识的（而非单纯自然的）产物。从而历史学的研究既有其科学的一面，又复有其非科学的一面。或者说，它具有科学与非科学、自由与必然的两重性。康德曾用一个寓言来说明这一点：大自然（即天意）一旦创造了人，就把自由交给了人，从此以后历史就是人的创造了，如果历史仍像自然界那样服从必然的规律，它就谈不上是自由人的自由事业了。仿佛是上帝把必然给了自然，而把自由给了人。自然世界只有一重性，而人文世界则有两重性：即作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而言——毕竟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自然世界之外——他要服从必然的法则，但同时作为人文世界的那一部分而言，他又服从自由的法则。一切人文价值，其前提都在于自由。如果不存在自由，如果不是“事在人为”，如果一切历史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则一切人文活动（好的和坏的）、一切努力便都毫无意义，人也就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任何责任了。在这一点上，我以为新康德主义是有贡献的。不过经过多年的搁置之后，我现在已无法给出一个十分明确具体的答案来。除了一些师长以外，某些近代和当代的作家也曾影响了我。这个影响是有选择的（因而是自由的）。一方面是根据自己的倾向而对某些作家有所偏爱。但另一方面自己所偏爱的作家也影响了自己的倾向和思路。老友之中，王浩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我们在中学、大学和研究生都是同年同学，相互间经常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地论辩，是青年时代最美好的精神享受之一，可谓“此乐令人至死难忘”。每逢意见不一时，便反复诘难。一起去看电影，看后我所欣赏的，他可以找出理由来反对；而我所反对的他又可以找出理由来欣赏。

《思想的苇草》

编辑推荐

《思想的苇草:历史与人生的叩问》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思想的苇草》

精彩短评

- 1、知识要由德行引导。没有哲学深度不能达到深刻的理解。席文：仅仅在我们回顾过去实际上所发生的事件时，决定论才是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同样地知道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而当我们瞻望未来时，由于涉及人事的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时我们就很难否认偶然性的巨大作用了
- 2、推荐,和许多那一辈的长者一样严谨
- 3、何先生是个可爱的老头，恬淡而自爱，真正的士大夫风骨，想起他说“我就是喜欢自由散漫”，真是欢喜。
- 4、何先生的书肯定值得一看，很有意思，对《上学记》有兴趣的不容错过。
- 5、何先生的随笔读来实在亲切感人.
- 6、何先生的随笔不错
- 7、初“识”何兆武，是源于老先生的一本书--《上学记》，后来又陆续读了先生的一些书。当然，现在的“识”也只是停留在拜读先生的著作上。先生史上并无名人，中学时曾就读于南北两个师大附中，后来就读于西南联大，其时正是国破之际，所经所历可谓多矣。老人著书娓娓道来，多记述求学时的一些事儿和人。前些年去云南，曾“擅自脱团”去西南联大旧址--云南师范大学凭吊，了了神往的情怀。愚以为，老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对人对事儿有自己独立的评价，而这种评价不随世事变迁，逆境时不随波逐流，顺境时不哗众取宠。老人评述陈寅恪，解读吴雨僧，话说吴晗，怀念挚友王浩，凡此种种，客观中庸，只说自己所识所知。比如说吴晗，从跑警报时的“连滚带爬、惊慌失色”到做“二房东”、赶房客，话里话外流露出对其人不屑。从“拨乱反正”的时代，政府将其作为受迫害知识分子的代表大加褒扬，清华园内为塑像立传，到现在舆论对其口诛笔伐，对其学识、人品大加质疑，先生不为所动，坚持己见，不随声附和，不落井下石，客观公允，可见一斑。感觉老人与汪曾祺交往甚少，书中说汪只聊聊几语，虽然二人在西南联大时同宿舍几年。汪老时下声誉日隆，评述其文、赞攘其人者如过江之鲫，其词其语近似阿谀者多矣。而先生不肯妄说一语，许是旧时交往不多，逢此之时，亦不肯无中生有，借“吹捧别人抬高自己”。想时下，繁华时烈火...烹油、花团锦簇，落魄时口诛笔伐、粪尿浇头。吹捧唯恐落后，下石争抢第一。视同僚为仇寇，把友情当阶梯。为达一己之私，不顾了自身的体面。夜深人静之时，扪心自问之际，岂不汗颜，一身冷汗，岂不榨出一个个“小”来？呵呵，又来了“妇人情怀”，此等无耻宵小，捂嘴偷乐尚且不及，何来汗颜。读书明理，读人识世。做人当效何兆武！阅读更多 ›

《思想的苇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